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百戰奇略 第九卷

聲戰

凡戰，所謂聲者，張虛聲也。聲東而擊西，聲彼而擊此，使敵人不知其所備，則我所攻者，乃敵人所不守也。法曰：「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。」

後漢建武五年，耿弇與張步相拒，步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，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，相去四十餘里。弇進兵畫中，居二城之間。弇視西安城小而堅，且藍兵又精；臨淄雖大而易攻，乃敕諸將會，俟五日攻西安。藍聞之，日夜為備。至期，弇敕諸將夜半皆蓐食，會明至臨淄。護軍荀梁等爭之，以為宜速攻西安。弇曰：「不然。西安聞吾欲攻之，日夜備守；臨淄出其不意，至必驚擾，攻之則一日可拔。拔臨淄則西安孤，張藍與步隔絕，必復亡去，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。若先攻西安，不卒下，頓兵堅城，死傷必多。縱能拔之，藍帥兵奔還臨淄，並兵合勢，觀人虛實，吾深入敵地，後無轉輸，旬日之間，不戰而困。諸君之言，未見其宜。」遂攻臨淄，半日拔之，入據其城。張藍聞之，果將兵亡去。

和戰

凡與敵戰，必先遣使約和。敵雖許諾，言語不一。因其懈怠，選銳卒擊之，其軍可敗。法曰：「無約而請和者，謀也。」

秦末，天下兵起。沛公西入武關，欲以二萬人擊峽關，張良曰：「秦兵尚強，未可輕。聞其將多屠、賈子，易以利動。願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為五萬人具食，且日益張旗幟為疑兵，而使鄼生持重寶啖秦將。」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，沛公欲聽之。良曰：「此獨其將欲叛，恐士卒不從。不從必危，不如因其懈怠擊之。」沛公乃引兵出擊秦軍，大破之。

受戰

凡戰，若敵眾我寡，暴來圍我，須相察眾寡虛實之形，不可輕易遁去，恐為尾擊。當圓陣外向，受敵之圍，雖有缺處，我自塞之，以堅士卒心。四面奮擊，必獲其利。法曰：「敵若眾，則相眾而受敵。」

《北史》：魏普泰元年，高歡討並州刺史爾朱兆。孝武帝永熙元年春，拔鄴。爾朱光自長安，兆自並州，度律自洛陽，仲遠自東郡，同會於鄴，眾二十萬，挾洹水而軍。歡出頓紫陌，馬不滿二千，步不滿三萬，眾寡不敵。乃於韓陵為圓陣，連牛驢以塞歸路。於是將士皆為死志，選精銳步騎從中出，四面擊之，大破兆等。

降戰

凡戰，若敵人來降，必要察其真偽。遠明斥堠，日夜設備，不可怠忽。嚴令偏裨，整兵以待之，則勝，不然則敗。法曰：「受降如受敵。」

後漢建安二年，曹操討張繡於宛，降之。繡既而悔恨復叛，襲擊曹操軍，殺曹操長子昂、弟子安民，操中流矢，師還舞陰。繡將騎來抄，操擊破之。繡奔穰，與劉表合。

操謂諸將曰：「吾降繡，失在不便取其質，以致如此。吾知所以敗。諸將觀之，自今以後不復敗類。」

天戰

凡欲興師動眾，伐罪弔民，必在天時，非孤虛向背也。乃君暗政亂，兵驕民困，放逐賢人，誅殺無辜，旱蝗冰雹，敵國有此，舉兵攻之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順天時而制征討。」

東齊後主緯隆化元年，擢用邪佞，陸令萱、和士開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韓長鸞等宰制天下，陳德信、鄧長顛、何洪珍參預機權。各領親黨，升擢非次，官由財進，獄以賂成，亂政害人，使旱蝗、水潦、寇盜並起；又猜嫌諸王，皆無罪受損，丞相斛律光及弟荊山公羨，並無罪受誅。漸見伏弱之萌，俄觀土崩之勢。周武帝乘此一舉而滅之。

人戰

凡戰，所謂人者，推人士而破妖祥也。行軍之際，或梟集牙旗，或杯酒變血，或麾竿毀折，唯主將決之。若以順討逆，以直伐曲，以賢擊愚，皆無疑也。法曰：「禁祥去疑，至死無所之。」

唐武德六年，輔公祏反，詔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之。將發，與將士宴集，命取水，水忽變為血，在座皆失色，孝恭舉止自若，徐諭之曰：「禍福無門，唯人所召。毋疑，諸君，此杯中血乃公祏授首之徵也。」遂飲而盡之，眾為安。先是，賊將拒險邀戰，孝恭堅壁不出，以奇兵絕其糧道，賊飢，夜薄李孝恭，孝恭堅臥不動。明日，以羸兵扣賊營挑戰，別選騎陣以待。俄而羸兵卻，賊追北且囂，遇祖尚，薄戰遂敗。趙郡王乘勝破其別陣，輔公祏窮走，追騎生擒之，江南悉平。

難戰

凡為將之道，要在甘苦共眾。如遇危險之地，不可捨眾而自全，不可臨難而苟免，護衛周旋，同其生死。如此，則三軍之士豈忘己哉？法曰：「見危難，毋忘其眾。」

魏曹操征孫權還，使張遼、樂進、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。操征張魯，教與護軍薛悌書，題其函曰：「敵至乃發。」俄而，權帥眾圍合肥，乃發此教，曰：「若孫權至者，張、李將軍出戰，樂將軍守城，護軍勿與戰。」諸將皆疑。遼曰：「公遠征在外，比救至此，破我必矣。是以指教及其未合逆擊之，折其盛勢，以安眾心，然後可守也。勝負之機，在此一舉，諸君何疑？」李典意與遼同。於是，遼夜募敢從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享士，明日大戰。平旦，遼披甲出戰，先登陷陣，殺數十人，斬二將，大呼自名，衝擊突至權麾下。

權大驚，眾不知所以，走登高塚。權以長戟自守，遼叱權下戰，權不敢動，望見遼所將眾少，乃聚兵圍遼數重，遼左右麾圍，直前急擊，圍解，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，餘眾呼號曰：「將軍豈捨我耶？」遼復還入圍，拔出餘眾，權軍無敢當者。自旦至日中，吳人奪氣，遼還修守備，眾心乃安，諸將悅服。權守合肥旬日，城不得拔，乃退。遼率諸將追擊，幾復獲權。

易戰

凡攻戰之法，從易者始。敵若屯備數處，必有強弱眾寡。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，避其眾而擊其寡，則無不勝。法曰：「善戰者，勝於易勝者也。」

《北史》：周武帝將伐齊之河陽，謀及臣下，宇文■進策曰：「今之用兵，須擇其地。河陽衝要，精兵所聚，盡力攻圍，恐難得志。如臣所見，彼汾之曲，戍小山平，攻之易拔。」武帝不納，師竟無功。建德五年，大舉伐齊，卒用■計。後終於平齊。

離戰

凡與敵戰，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，乃遣諜者以間之。

彼若猜貳，我以精兵乘之，必得所欲。法曰：「親而離之。」

戰國周赧王三十一年，燕上將樂毅並將秦、魏、韓、趙之師伐齊，破之，潛王出奔於莒。燕軍聞齊王在莒，合兵攻之。楚將淖齒將兵救齊。因為齊相，欲與燕將分齊地，乃執潛王數其罪而誅之。復堅守莒城、即墨以拒燕兵，數年不下。樂毅並圍之，即墨大夫戰死，城中推田單為將軍。頃之，燕昭王薨，惠王立，為太子時與毅有隙。田單聞之，乃縱反間，曰：「樂毅與燕新王有隙，畏誅欲連兵王齊，齊人未附，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。齊人唯恐他將來，即墨殘矣。」燕王以為然，乃使騎劫代毅。毅遂奔趙，燕將士由是不和。單乃詐以卒為神師而出之，列火牛陣大破燕軍，復齊七十餘城，迎襄王自莒入臨淄。

餌戰

凡戰，所謂餌者，非謂兵者置毒於飲食，但以利誘之，皆為餌兵也。如交鋒之際，或乘牛馬，或委財物，或捨輜重，切不可取之，取之必敗。法曰：「餌兵勿食。」

漢獻帝建安五年，袁紹遣兵攻白馬，操擊破之，斬其將顏良。遂解白馬之圍，徙其民循河而西。紹渡河追之，軍至延津南。操勒兵駐營南坡下，令騎解鞍放馬。是時，白馬輜重就道。諸將以為敵騎多，不如還保營。荀攸曰：「此所謂餌兵，如之何去之！」紹騎將文丑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。諸將曰：「可上馬。」操曰：「未也。」有頃，騎至稍多，或分趣輜重。操曰：「可矣。」乃皆上馬。時騎不滿六百，遂縱兵擊，大破之，斬丑。